R 人生感悟 enshengganwu

生命轮回的凝视

□龙建雄

父母做我的父母44年,我和爱人做我孩子的父母还不到15年,除了感受生命妙不可言之外,最让人感慨万千的是对岁月流逝的感叹。

父母那代人吃尽苦头想尽办法来培育我们成长,在长了个子,学了知识,添了本事以后,我们思想的翅膀逐渐丰满,然后"嗖"的一下就"飞"走了。现如今,看着自己的孩子幼儿园毕业、小升初,一眨眼的功夫马上就迎来中考,然后是高考,总感觉时间怎么就那么快呢,我还没有好好地学会去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父亲,孩子就长大了,很快到了我当年萌发冲动要"飞"走的那个年龄。这个中的滋味还真的是有些许复杂,原来这生命轮回,除了馈赠也有无情。

有人说:"少时长于记忆,老时长于理解。"对此我有同感。第一次赌气和父亲说"你是不是老糊涂了",我觉得是这辈子说过最有勇气的一句话。早几天前,把答应好的一件事给忘记,我和孩子解释说"是爸爸老了"。孩子很生气,用哽咽的语气说:"不许您这么说,爸爸永远不会老呢!"看着孩子闪烁泪花的眼睛,不知怎么回事,我忽然间为曾对父亲说的那句狠话而懊悔。我教育孩子,孝顺是每个人的心性本然,而我却没有带头做好。语言上对父母的刻薄等同于不孝,我不应该把亲情当做自己任意放肆的理由。

相比"讨债"与"还债"这一说法,我更倾向于父母与孩子是彼此生命的天赐,但不是复制粘贴的"人生拷贝"。

当我们从他人儿女成长为他人父母,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日生活琐事之中归于平静时,才懂得家庭概念的常态是烦恼和责任,烦恼是存在的内容,责任是忍耐的哲学。

养儿育女方知父母难,你会在某一天突然间顿悟,原来每个父母可以给予孩子的是全心全意的爱,而不是你的想法、你未曾实现的某个梦想,更不是重复你的人生,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,有自我的人生规划。

生活是一本耐读的百科全书,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感悟。每个孩子,包括我们自己,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个体,大家借助父母来到这个世界,却又不完全属于父母,我们本就是一前一后诞生的两个不同"宇宙"。父母与孩子之间是人生的一场轮回、生命的一场路过,更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离别修行,最有仪式感的场景如是这样就最好不过:你接我来,我送你走,都欢喜;即便哭,那也是感谢。

D 动物哲学 ongwuzhexue

伤口多了就是锯

□沈岳明

在南美洲海域,大约生活着100种锯齿鱼,唯有一种叫作猛鲑的锯齿鱼最为凶猛。猛鲑身长大约50厘米,身上长满了锋利的锯齿。虽然个子不大,但它敢攻击比它体型大上百倍的鱼类,如果碰上鳄鱼,它们会一拥而上,只一眨眼工夫,鳄鱼便被猛鲑切割成了无数小片,再过一会儿,那些小片就进了猛鲑的肚子。

据说,在大约5000年前,猛鲑并不属于锯齿鱼类,它的身体像一把刀,却没有刀锋。它们性情温驯,对其他鱼类没有攻击性,主要以浮游生物和一些海藻类植物为生。可是,它们常常遭到其他食肉鱼类的攻击。

为了生存下去,它们只得学习快速游动身体,四处躲避那些食肉鱼类。由于游速加快了,虽然危险依然存在,但总能让生命得到保全。可是受伤是免不了的,每次被咬伤后,猛鲑的身上便缺少了一块肌肉。尽管每一次受伤都令猛鲑疼痛难忍,但它依然顽强地生存着。伤口多了,猛鲑居然全身都变得坑坑洼洼的,远远望去,就像一把锯一样,长满了尖尖的锯齿。

慢慢地,猛鲑身上的伤口不但真的变成了锯齿,而且十分锋利,那些食肉鱼类见了它,不但再也不敢随意攻击,而且躲得远远的,生怕被它的锯齿所伤。如今,猛鲑已被人们正式冠上"锯齿鱼"的称号,而它也由原来的弱者变成了海洋中的强者。

F 凡人一叶 anrenyiye

廉价宿舍

□莫小米

她78岁了,生养过四个儿女。20多年前,丈夫过世,她进城打工,住进廉价宿舍,每天住宿费两元。如今老了,不想给儿女添麻烦,就长年住在此,捡矿泉水瓶、纸板箱,卖废品赚点钱。住宿费从两元涨到五元,能承受。

她68岁,20多年前住进廉价宿舍时,刚与丈夫离婚。丈夫因乱砍盗伐被判刑。入狱前,时常家暴。离婚之后,儿子归前夫家人。她干过各种营生,做保姆,给人种菜,中间又嫁过一回,以分手了结,最后还是回到这里。她有儿子的手机号,但儿子从来不接她的电话。

他35岁结婚,在东北农村属于晚婚,儿子10岁时在水库溺亡,他因此体会到彻底的心碎。如今父母过世,没有妻子,没有子女。唯一的等待,是再过两年满60岁,可以申请"五保户"。

中年的他,也在这里断断续续住了13年。16年前,他的前妻觉得他"没正事儿",跟他离了婚,孩子归妻子。他出来打工,患上肺结核,之后便不能干重活,找点轻松的零工做,能吃饱就成。

这间廉价宿舍地处吉林省吉林市,一栋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七层居民楼的二楼,一个个双层铺。床铺底下,堆放有土豆、西红柿。床铺旁的窗台上,摆着酱油、盐、豆油和碗盆。

在此聚集的,大都来自周边农村,无家可归或不想回家的人。除了常住客,还有来来去去临时落脚的,住个两三天、十天半个月。住客似流水,谁走了,谁来了,都不在意。

这里交通便利,离火车站、客运站和零工集散地都很近。大清早去零工集散地找活干,晚上陆续回来,聊天、打牌、洗漱,水龙头出水很小,得排半天队。卫生间也是。

操持这家店的女老板,和住客们有着相仿的人生经历。她很抠门,比如将自来水的水流弄得很小,唯有如此才能维持低廉的价格。但她也会备有感冒药、胃药、止痛片以备急需。有次住客突发脑血栓,她打120将其送到医院,还帮着联系了家人。有时还免费接纳个别身无分文的流浪女性。

是的,住在这里的人,或多或少都曾经历失去,可是这世上的人,谁又不曾失去过呢?显见的,与隐性的。

他们给人的印象,并不郁郁寡欢,讲起往事情绪平静,好像生活本该如此。

失去过的人才更懂得珍惜,他们聚到廉价宿舍,感受稀薄却并不廉价的人间温情,至少,相互依存,不孤单。

N 南腔北调 anqiangbeidiao

灵魂的度量衡

□天　空

有两个人,一个人突然瘫痪在床,另一个人买彩票中了几百万元的巨奖。在世人眼里:这真是一个在地狱,一个在天堂呀!然而,一年以后,一位心理学家对他们进行了访问,发现他们都在聆听让人宁静的轻音乐,其精神状态竟完全一样,他们既不兴奋也不忧虑,都处于平和之中。

还有两个人,一位是喜欢写作的中国老人,他孜孜矻矻地写了一辈子,没有一篇被人称道的作品;另一位是印度的著名作家泰戈尔,他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在别人眼里:他们真是一个在事业的谷底,一个已登上成功的巅峰呀!但令人意外的是,临终时这两个人都因懊悔碌碌无为而不能瞑目,也处于一种完全相同的精神状态。泰戈尔的状况,有人记载。他变得越来越爱哭,别人问他:"天啊!你有如此伟大的才能,写了那么多名著,为什么还在哭?"他说:"那都是我失败的作品,没有被吟唱出来的美还在我心里……而你们却要我别哭!"另一位老人的临终状况,没有人记载,但他曾十分懊恼万分不甘地跟我说:没写出一篇拿得出手的作品,枉活一生。

灵魂的判断和世俗的判断有时截然相反,所以经常会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状态来。我们不知道在灵魂的深处,事情究竟是怎样的,也不知道灵魂真正需要什么?因为它既高如山峰又深似海洋,既难以推测又不好丈量。因此,对于事关灵魂的任何人与事,我们都不要用事俗的眼光去轻易判断,而要想到灵魂另有自己的度量衡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